

童年的夏天
◎施敏

漫步“鲁迅小道”

◎陈健全

近年读鲁迅,踏访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,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等。暮春,到上海鲁迅公园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后,又沿“鲁迅小道”前行。

景云里

穿过四川北路,经多伦路,进入横浜路,在小资情调浓郁的咖啡馆、西餐厅的圈子里,景云里显得落拓了。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居住地。

景云里是石库门里弄住宅,建于1925年。依《鲁迅日记》:“1927年10月8日晴。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。”鲁迅居住的两年七个月里,就在这排房子搬过两回。23号虽位于最深处,但邻居每日打麻将的噪声烦人,于是搬到18号,仍不堪其扰,又搬到17号。也许这就是生活,在这里,鲁迅与许广平建立了小家庭,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,许广平曾云“景云深处是吾家”。如今23号门扉紧闭,18号、17号住着人家。而在景云里13号,看《鲁迅与文化名人》陈列展,当年可谓星光大道,鲁迅与陈望道、茅盾、叶圣陶、冯雪峰、周建人、柔石等比邻而居。在此,鲁迅出版了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、杂文集《而已集》等,主编了《朝花》周刊、《萌芽》月刊、《奔流》月刊等。以至时下弄堂再不堪,应是名人效应吧,不时撞见路人转粉者。

拉摩斯公寓

折返多伦路,四川北路2093号门前,几株高大的梧桐树掩映着拉摩斯公寓。依《鲁迅日记》:“1930年5月12日夜雨。夜间广平携海婴迁入北四川路楼寓。”公寓为钢混结构,胜于砖混的景云里,且门洞的券饰、阳台的铁艺很别致。就在我打听间,一位翩然出门的先生热情地说,鲁迅从前住A楼4号,就是现在的304室。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等文章,就是在这里写的。记得上中学时,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是背诵过的,只是对先生在那无

边的夜里,“吟罢低眉无写处,月光如水照缁衣”的心境感受还很肤浅。

树影缤纷,映得深浅不一的窗台如剪影一般。那个曾在书中读到的故事,在鲁迅纪念馆见到的文物,一下子有了历史场域感。1932年初冬,红军将领陈赓来此与鲁迅一晤。陈赓与鲁迅畅谈了一下午,介绍了苏区许多战斗的情况,还用铅笔手绘了一幅鄂豫皖苏区的地形图,鲁迅一直保存着这张草图。作为一个“荷戟独彷徨”的自由知识分子,他欣然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光明与希望。当红军长征胜利时,鲁迅发去了贺电:“在你们身上,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。”

内山书店

在山阴路、甜爱路、四川北路的三岔口,工商银行山阴路支行正门左侧墙上,镶着一块“内山书店旧址”的匾牌,以及说明:“内山书店——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到此处购书。内山书店成为鲁迅与中外友人交流聚会的重要场所”。小楼前,凝视1927·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,似曾相识。入内,做旧的石灰墙面、木质框架下的一本本鲁迅著作,尤让人感受来自其思想的萤火之光。打开一本《朝花夕拾》,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温情脉脉、引人遐思: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,就有无限趣味……”回想起来,《朝花夕拾》当是我读到的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书。那是早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书,薄薄的一小册,差不多翻烂了,但一直珍藏至今。

在这里,又看到一张老照片——内山书店里的藤椅和小圆桌。那是鲁迅的“专座”,先生常坐在这张藤椅上休息。记得有鲁迅研究学者说过,懂得内山书店

者,就懂得鲁迅在上海的生活大半。既然置身纪念书局,就一件件文献图片看过来。是啊,鲁迅在上海的九年,内山书店成了其生活、写作、社交的总策源地,称之为鲁迅的公共书房、接待室、授课室、收发室、避难处真不为过。

有意思的是,书局底楼名曰“南腔北调集”,有款咖啡特饮,就叫“朝花夕拾”。今又重温《朝花夕拾》,能不来一杯?当然,喝咖啡只是给心情放飞,常读鲁迅才会有精神的飞跃。

大陆新村

沿山阴路向东,不一会儿,就到了大陆新村。1933年4月,鲁迅一家搬至大陆新村132弄9号。这里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寓所。

记忆犹新的是,我到上海读书那年,乘21路电车从校门口的中山公园到虹口公园,瞻仰鲁迅墓后,又来朝圣这里。一晃三十多年了,宅前的夹竹桃、紫荆、石榴犹在,恰好五月榴花照眼明,眼头一如初见的模样。但同时,一棵棵树却又不失岁月洗礼的痕迹。就好像读鲁迅,书还是那本书,但随年岁不同,感受自然不同。

天色向晚,故居已经闭馆,但其从一楼至三楼的灯光还亮着。那橘黄色的灯火,在暮云如黛的天空下,予人暖意。忆鲁迅先生的文章,读过中感人至深的,莫过萧红的描述:“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,是从心里的欢喜。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,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,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。”“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玻璃窗上,窗子没有窗帘,所以偶一回头,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。鲁迅先生说:‘这天气闷热起来,这就是梅雨天。’”寥寥数语,别有温度的鲁迅便活了起来。

步出院子,已是万家灯火,还有许多路人匆匆行走在“鲁迅小道”上。这也应了鲁迅先生所言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

终身阅读之旅

◎徐新

供销社,早早地植入了我的记忆,因为父亲是供销社职工的缘故。在我童年时,父亲在供销社的文具部做营业员,文具部主要售卖的是学习用品、各种连环画、图书等,正是这个原因,使阅读成了我终身的旅行。

连环画,民间俗称小人书,以其朴素简洁的画面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成了几代人童年时期不可或缺的读物。在娱乐生活比较缺乏的年代,小人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当时的连环画大小、形状差异不大,内容种类丰富,有各种中外古典名著、民间故事、神话童话、历史的和现代的各类事件或人物、20世纪的战争题材……这些连环画的共同点就是图文并茂、画面清晰、意思明了。有些不是很常见的字词还附带汉语拼音,读起来很方便。尽管我们时常读错或对一些字词不甚了解,但边拼读边看图猜测图意,也能领会其中大概意思,读得津津有味。

那时从供销社买一本连环画图书,价格一般在一角六分钱的左右,页数厚的、纸张好一点的稍贵几分。虽然现在看起来价格便宜,但当时家庭收入微薄,大人们是不舍得买的。哪个小伙伴家如果有几本图书,在孩子们中间是很值得自豪的,如众星捧月般被大家拥戴着。一本图书翻得再破再烂都不舍得扔掉,过了一阵拿出来再次翻阅。

周日有时跟着父亲去单位玩,我看看柜台橱窗里摆放着的花花绿绿的小人书,垂涎欲滴地张大嘴巴,可是看不到啊,买连环画只能是奢望。后来,父亲和一起工作的同事说起,想下班后“借”回家给我看,并保证没有折痕、不弄脏,如果有所损坏,就买下来。同事知道这是违规的,但几次看到我眼巴巴的样子,出于同情也就答应了。

记得那天下班后,父亲第一次带了一套《岳飞传》(上中下)回家,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。我看到后欣喜若狂,正要伸手去拿。父亲挡住了我的手,严肃地和我说:“这些崭新的书很贵,我们也买不起,你看书前要洗手,不能折角,今晚看完明天一早我上班时带过去,如果不能做到,那以后就没得看了。”我听了频频点头。那晚,我一口气把三本都读完了,还意犹未尽。就这样,父亲每晚带两三本回家,我一丝不苟地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,做完作业后就在书海中遨游。

随着年级升高,我已不再迷恋连环画了,开始瞄准“大部头”。父亲便利用星期天给我借一本,让我争取一天看完。几年下来,我啃了很多长篇小说。时而遨游玉阙,行走蟠桃园,看孙悟空大闹天宫;时而上梁山,逛大名府,看好汉们除暴安良;时而去荆州,游走赤壁,看草船借箭、火烧连营;时而漂弋海上,独闯荒岛,看鲁滨逊智救“星期五”……于是,名著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

随着经济飞速发展,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,父亲不再去“借书”了。而阅读已成了我终身受益的习惯,为心灵找到了一个和谐温馨的栖息地。回首往事,记忆深处的“供销社”依然那么亲切,那段阅读时光成为永远值得我铭记和传承的美好时光……

